

新茶花 / 剑侠奇中奇全传 / 瞎骗奇闻  
熙朝快史 / 最新女界鬼蜮记

中国  
近代

# 孤本小说精品系



责任编辑:曹 立

封面设计:冰 宇

## 中国近代孤本小说精品大系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赤峰第三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58 字数:3200 千

1998 年 1 月第一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套

ISBN 7—204—04025—2/I·722

定价:268.00 元(每册:33.50 元)

# 总 目 录

新茶花上编 .....	(1)
新茶花下编 .....	(77)
剑侠奇中奇全传 .....	(159)
瞎骗奇闻 .....	(371)
熙朝快史 .....	(447)
最新女界鬼蜮记 .....	(531)

# 新茶花

上编

钟心青 著  
王公程 之  
孙月李 宏  
毛波等 校点



## 题茶花第二楼 武林林小影

珠帘不卷冷金钩，清绝茶花第二楼。  
卿是几生修得到，将来福慧定双收。  
无金代筑藏娇屋，买石补成离恨天。  
翠羽明珰敢平视，拼教危坐罚磨砖。  
心中有妓目中无，我已十年枯木枯。  
一点情根铲不去，为他人作鸳鸯图。  
一切有情成眷属，无须再赋白头吟。  
茶花不是巴黎种，净土移根到武林。

著者 钟心青。

拍手! 拍手!! 拍手!!!

欢迎! 欢迎!! 欢迎!!!

艳情小说新茶花出现。

茶花一簇，欷唾九天。

美人之泪，千年万年。

案囊烈焰，冤禽衔石。

笔花灿烂，如泪如血。

## 目 录

- 第 一 回 错中错悟繁华一梦  
情外情谈影事前尘 ..... (7)
- 第 二 回 交际场中志士争称新党  
众香国里野蛮讲得自由 ..... (10)
- 第 三 回 御史席间谈朝政  
京官衙内读英文 ..... (16)
- 第 四 回 上海县中快识东方亚猛  
福州路上闲评南国莺花 ..... (20)
- 第 五 回 碧血青磷孤臣心事  
红灯绿酒寄恨花丛 ..... (25)
- 第 六 回 秘密社运动新大陆  
欢喜缘巧遇味莼园 ..... (28)
- 第 七 回 武备学堂组织小团体  
禁烟善会出现大滑头 ..... (32)
- 第 八 回 酒地花天现出官场变相  
温泉竹屋消磨壮士情怀 ..... (36)
- 第 九 回 一封电金太守冒死陈言



- 三马路谢校书悬牌应局 ..... (42)
- 第十回 香国抡元文人韵事  
潢池盗甲杰士惊心 ..... (48)
- 第十一回 海国春大开追悼会  
富有党齐上断头台 ..... (53)
- 第十二回 林子桃义释党魁  
曹梦兰深语交涉 ..... (57)
- 第十三回 海天万里快整归装  
石上三生相逢狭路 ..... (62)
- 第十四回 花好月圆怜卿怜我  
云痴雨暗宜喜宜嗔 ..... (67)

## 第一回

# 错中错悟繁华一梦 情外情谈影事前尘

春申十里繁华地，数得巴黎第二。群玉坊头，恩谈街上，一样花魂游戏。湘帘斐几，有白裕才人，青楼妙伎一段，风流尽教播入管弦里。沧桑几番阅遍，叹离奇社会。情场转变，马克无双，武林绝艳，散出自由种子。

莺花小史，却吸收文明，包罗政见。无限伤心，认美人血泪。

### 调寄齐天乐

话说男女爱情，本是天地生成的，虽说是与生俱生，与死俱死，却未生之前，先已有了根柢；已死之后，常留无限波澜。所以，爱情到了热极之时，觉得天可以倾，地可以陷，山可以崩，海可以竭，那绵绵的情，仍是比金刚愈坚，比乙太更具永不磨不灭的样儿。据科学家说，男女身上有阴阳两电，得此吸引就是隔着千年万年、千里万里，电力不减，即爱情不灭，你道永久不永久？所以，男女相遇，除非不起爱情，不发电力，还可以彼此无关，若是脑海中留了一点影子，就要弄出生生死死、希希奇奇的事来，随便严刑峻法礼路义防，也不过说说罢了，何会真能够把已起

的爱情、已发的电力生生的遏灭了昵？倒是顺其自然，或者代为疏通，尚可以隐藏于密，不致激而生变。但看空中的雷电，顺了防雷铁直流地下，再无轰裂之患。若是不加防备，那高堂大厦，就不免毁于雷火了。

支那自古相传的男女之制过严，平日不相交接，不相往来，直至合卺之时，方扭做一堆。不要说配合不由自主，未必得宜，不免生了外心，就使两情爱悦，铢两相称，但是未合卺之前，无论种种拘禁，不过拘得身，如何能拘得心？在男子，有世务萦心，尚可排解；那女子，幽禁深闺，到了花朝月夕，难保不春心暗动，彼此万难排遣，就有乘隙跃墙的事做出来了。就算那女子守礼谨严，不肯跃闲荡检，只是脑电已发，不可复收，便要酿出厌厌歉歉伤春的症候了。并且向来不曾阅历得精透，不免要爱情妄用，钟爱于鬻茸不堪、佻佻无行的男子，迨至时物变迁，郎君薄幸，东流沟水，西去伯劳，可怜那无瑕白璧，已经有不磨之玷了。这期间，怨愤轻生，古往今来不知凡几。合这两项看来，不知伤多少天地之和哩。倒不如预先放他们男女彼此往来熟习，再加自幼读书，通晓学问，眼光也精了，主意也老了，不要说平常些的男子哪里在他眼上，就真真是个好人物，也要算计得周密，估量得实在，真能个一竹竿打到底，方肯把葳蕤妙质付托于他。白首如新，青蝇无玷，你道不出闺门的女子做得到么？怪不得春情发动，要吃那无边的苦呢。

看官，你道这几句说话，是做书的说的么？呵呵，其实不然。还记得那一天晚上，我偶然吃了几杯酒，薰薰然向一只睡椅上横卧，才觉身子已出了门。那路上花明

柳暗，陌紫尘香真是无穷景致。信步行来，陡见前面一座白玉牌楼，大书着“香海”两字，里边却有无数金迷纸醉的地方，粉白黛绿的人物。我那时心里迷迷糊糊的走了进去。不知历了多少昏朝、多少所在，至今一些想不出，却记得走过一所高楼，明煌煌的写着“茶花第二楼”五个大字，上面却湘帘半卷，花影参差，隐隐约约一个少年在那里引杯痛饮，击节狂歌。不一会，立起身来，在粉壁之上题着一首新词。刚刚写完，顿时酒涌上来，往后便倒，口角间却流出血来。那时我心中大骇，奔上楼去，要想救他。那知上得楼来，楼中却空空洞洞，一无所有。少年也不见了，只有一本书掉在中间，上面题着“新茶花”的签条，揭开看时，原来便是这少年和那楼中美人的历史，原原本本一览无遗，不觉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就将少年方才题的“齐天乐”词抄了下来，做个弁首倒也相称，便自言自语道：“我好饶幸，走到此处，却得了这本稿子。如今待我携回去，托申江小说社刻印出来，给大家看，只怕也不输冷红生的《茶花女》哩！”正要下楼，不防帘儿一闪，像花间夹蝶一般，飞进一个美人，娇声喝道：“偷书贼！要往那里去？”我心中一呆，正要诉说缘故，不料那美人忽地不见了，却变成一只斑斓猛虎，咆哮的向我扑来。“阿呀，不好了！我的性命不保了！”一交跌倒，正不知是失了三魂，还是走了七魄，定睛一看，原来还困在睡椅上，通体汗下如雨。正是：

繁华一梦何时醒？梦里人谈梦里因。

不知梦中这部书里，说的是何种人，载的何等事？待我将记得的——铺叙出来。

## 第二回

# 交际场中志士争称新党 众香国里野蛮讲得自由

大凡人脑筋中间，天生有一种电气，名为心电。若是脑筋专注一端，那电力发得多，就成一大电流，不但驱使全体的机关，还可以感动他人的脑电。便和那水里的风潮、空中的天潮一般，大力鼓荡，无论何物，不得不随之而靡。此刻，各国发明的催眠术，也是这种道理。所以，一代中间，只要有脑筋最敏的一人出来，提倡一种主义，天下人就都认定这种主义，附和起来。那时热度的高，直高到极处，好像天地间除了这种主义之外，再没有高似他的。随便有什么阻力，都要冲破，其实这里头的好处，他也未必晓得。不过他的脑电受了他动力，不知不觉，跟人家走罢了。像战国的游说，汉的经学，晋的清谈，唐之诗赋，宋之道学，元之词典，明代及国初的科举，近今之洋务，虽是有好有坏，有有用有无用，但是，极盛的时候，都是风行一世，没一个不入其门中的，倘使事后问他究竟为什么缘故，也要自己不解，哑然失笑呢！你想脑电的感动力大不大？即如洋务一门，在本朝康熙乾隆年间，大约绝不曾晓得有这两个字的名词，直

到鸦片烟一战，圆明园一烧，方才算是洋务的开幕时代。那时就有李润叔、徐雪人一班人，大声疾呼，做了个西学的哥伦波。说也希奇，初起时人少，不免招了许多嫉妒，许多困难。到后来人数一天多似一天，势力也一天大似一天，恰好又有外交的种种失败，相逼而来到，暗里助力不少，即如琉球之役、台湾之役、高丽之役、越南之役，一次一次国势日微，却党势日盛，便名目也新了，主义也改了，见解也精了。一直到日清大战，更是入了绝大的盘涡，不知有许多人直沉到底，许多人直升上天。真是组织出一个凄风苦雨的历史，却又包括着一篇花团锦簇的文章。看官，你道感慨不感慨，欢迎不欢迎呢？正是：

党会乖张，山河破碎。斗大明珠，钟情彼美。

却说中国自甲午败后，朝野上下，都晓得不是变法不能图存，不是维新不能自立。那新党的势，越发大了。只要表上有名的，随便走到那里，都有人招待他，奉承他，恭敬得了不得。引得那些人如发狂一般。村里一字不识的乡人，要说两句新名词，自命为道人，不要真真淹贯的了。记得那一年，却下了一道上谕，是叫内外大臣，各各保举洋务人才，破格录用。这个诏书一下，更不知轰动了多少人。本是非常的举动，所以街谈巷议，当作一件新闻，互相传说。

那一天，苏州城里有几个少年，聚在一处，大家议论这件事。却好外面送进一张新闻报。翻开看时，上面

刊着协办大学士龚同和、工部尚书吕端芬、刑部侍郎章荫桓，联名保荐广东在籍工部主事康有为、举人梁启超，才堪大用，奉的朱批，却是著该省督抚送部引见。众人看了此段，内中有一个清华高贵自视不凡的少年，举手加额道：“南海先生师徒登用，中国从此富强了。”对面一个委委琐琐的少年道：“不就是做新学伪经考的康先生么？他学问是中国第一，难怪叔翁先生推许呢。”原来起先发言的少年姓姜，号季霞，单名一个表字，是一个孝廉。对面那个也是一榜，姓苟，名鹏，号叫钵山，都是新党中表表的。当下季霞便道：“钵山兄，还不知道这康先生，真是孔子以后一人，非颜曾可及，所以他自号长素，就是长于素王的意思。他门下学生却有超回轶赐的号，足见他自命不凡了。此番既经奉旨出山，想必经过上海，兄弟到想去会他一会，也可以稍慰平生的渴想，并且看看时务报馆里王让卿，真是伊一班人。”当下两人分手。季霞便回去收拾行李，搭了戴生昌的蒸汽船，望上海进发。过了一夜，已抵码头，吩咐家人下了晋升栈，自己却轻身上岸，唤了一部东洋车，直到大马路泥城桥时务报馆里，会见了王让卿，询知康长素已到上海，就住在馆里。此刻却同他高弟良君出门去了。季霞谈了一会，又拜会了几个人，方才回栈。便接了一张请客票，是遁叟的名字。请他到西合兴姚蓉初家吃酒的，那遁叟姓黄名滔，号子途，是个洋务中前辈，却又有些名士派。譬如半路上出家的和尚，总不脱的酒肉气。季霞刚才也拜

过他，便已面约了今晚一局，并且晓得康先生也是在座的，便叫家人回复一个晓得了。一面换了便服，径到姚蓉初家赴宴，一上楼便见一个苍颜白发的伟丈夫，在那里高谈阔论。季霞上前见了，遁叟便道：“季翁来得正好，且听我演说普法一场大战。”季霞笑道：“子翁先生又开了书库了。”一面同众人招呼，却认得一个是山阴吴桂笙，一个是金匱周澆薇，一个就是王让卿，还有一个不认识，请教起来，原来是广东来的辛懋亮，表字即庵，和康先生是一人之交。此次到沪公干，顺便同来的季霞便问康长翁何以尚未到来？即庵答道：“大约即刻就到了。”正说时，楼梯边的药水铃铮铮响起来，娘姨晓的有客上来，就到帘外去迎，只见登登的，扶梯上来两个人，便问道：“是黄大人朋友么？”两人点头，娘姨揭开门帘报道：“黄大人朋友来。”季霞抬头看时，前面一人方面大耳，微微有几根发，后面一人虽是少年却十分英俊。遁叟起立大笑道：“康圣人来了。此地难得圣驾降临，大约也可称为圣地了。卓如如何未来？不然倒是个圣贤高会哩。”季霞方知那少年不是良君，便恭恭敬敬的向长素说道：“勾吴下士，倾慕道德久矣。何意今夕得瞻道貌？”又和少年殷勤几句，方知也是康先生的高弟，叫什么马孟北，大家招呼了一阵，恰好姚蓉初出局回来，帘衣一掀，香风满座，季霞的眼光觉得一闪，倒闪得花碌碌的看不清楚。但觉轻云薄雾中拥着一轮宝相，香嫣玉软，娇媚十分，便呆了一呆，蓉初转眼一望，也就嫣然一笑，更



觉勾魂摄魄，蓉初来敬瓜子，毫不觉得，却被遁叟把他肩上一拍道：“这是申江第一名花，老叟赏鉴得不差么？”季霞吃了一惊，自知失检，红了脸却一句回答不出。蓉初又笑了少顷，台面摆好，主人请客入座。自然是长素首席了。余人以次坐定，便各各的飞笺叫局。桂笙叫的是陆孟劬，浣薇叫的是凌碧霞，长素推说没有却被众人晓得他的旧好，便写个金媚圣。其余各有新欢旧好，毋庸细说。当下八人清歌细酌，倒也欢畅，酒至半酣，长素喟然叹道：“子翁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，真是古今一大变局，那里还好照着旧法办下去，不是我说句狂话，就是孔子再生也没有不变法的。况且孔子在周时就是个变法的主儿，你看他做了一部《春秋》就要想实行黜周王，行主义，何尝是一味的迂阔呢？只可恨那一班乱臣贼子，仗着些小聪明将微言大义来涂抹了，留传后世倒成了现在的教科书，你道可恨不可恨，所以兄弟此番进京打定一个变法的主意，无论可行不可行，总要达我的目的为止。中间倘有阻力，或者要拿出一种强迫的手段，也未可知哩。”子谗未及答言，蓉初正给各人斟酒，听了便笑道：“康大人奈说罗个金四呀，金四是洋行里个刚白度啥。”众人哄然大笑起来，方把长素的话打断。少顷席散，季霞便与长素订定趋教之期，然后别去。子谗等众人去后，也就回寓。蓉初送到梯边，叫声走好了，便进去了，接脚上来一个打茶围客人，蓉初见了，登时满面堆下笑来，拉到窗口前面切切私语。娘姨阿金却走出外间坐下，